

## 來去嘉明湖

增田診所 曾仁宏醫師

有異於往常，這次嘉明湖並非獨行，有著家人、摯友與知己的祝福陪伴而行。

嘉明湖是玉山國家公園內最大的高山湖泊，以往的登山路徑，走南橫公路經桃源、梅山、埡口再到向陽森林遊樂區，以此當前哨站，可順訪二座百岳，全程約13公里，較北大武山的9.2公里為長，所以一般規劃三天二夜的行程。而行前總總跡象「北半球暴冷」、「寒流襲台，高山降雪」，在在擺明此行的嚴峻。

宛如電影的情節，孑然一身的流浪漢，失意的賭客與半夜落跑的女侍組成的淘金隊。自詡為嘉明湖遠征隊的我們，卻是出發前二週才倉促湊合的雜牌軍：四位剛退伍下來的年青士官，二名初入社會的小妞，一位熱愛攝影的老師與本人，而領軍的是山友協會的林先生，人稱老K。既是嚮導兼司機又是大廚，此君約莫40出頭，外型粗獷，眉宇間顯露的架式，予人



「疾風知勁草，路遙知腳力」向陽名樹好見證。

十足的安全感。

由於八八風災阻斷了桃源鄉路段，使得出入不得不改由先南下台東再迂迴北上，多了二個小時舟車勞頓，加上車內空間狹窄伸腿不易，六小時的車程下來，骨頭幾乎鬆散，待抵向陽森林遊樂區已近深夜十一點。

原先計劃是搭帳篷夜宿櫻花樹下，以繁星為幕，以大地為床，不意5°C的低溫吹皺了一池春水，大夥迫於無奈，暗夜移師燈火微明的遊客中心。幸運之神眷顧下，藉由上回風災尚未修復的落地窗，我們方得側身入內，以大廳的地板（上有浮印大幅玉山國家公園地圖）席地而眠。

隔天一早就在隊友吵雜聲與咖啡香中醒來，嚮導一邊說明當天大概的行程，一邊分配著公糧與帳篷。由於全隊只有那二位小姐，選擇付費不背公糧與睡袋。隊中雖以本人年歲最大，但當時的狀況男人莫名的自尊心作怪下，有時「言不由衷」的話就會脫口而出。所以話到嘴邊，就變成「不，要背睡袋帳篷」，覆水難收下，讓原本11kg的背包暴增為15kg，代價不可說不重。

狼吞虎嚥騙飽肚子後，7：30由向陽遊客中心出發，沿途高大的台灣二葉松與鐵杉混生林雖賞心悅目，但肩上背著如同3歲小孩重量的背包，走在陡升的產業道路上的確輕鬆不起來，所幸晨霧籠罩的林間低溫，才不致於汗流浹背。一前一後的四位年青人，尚能一路嘻笑怒罵，互相捉狹消遣，我也感受他們的青春活力，稍解喘息不敢言累。隨著產業道路戛然中斷登山口的到來，這段向陽山屋前3.8k的路雖不長，但此去一路爬升卻是挑戰的開始。

崎嶇山路的左彎右拐，拖慢了隊伍的行進，四位年青的活寶嘻笑聲轉為互相詰問是誰起頭，相招說要看什麼湖的。面對這群零零落落的老弱殘兵，老K深鎖的眉頭也笑不出來。一如他的預期，向陽山屋前這600M落差的試腳坡一趟下來，良窳優劣，勇腿肉腳立現。原本計劃當天一路直奔嘉



卻上枝頭好作伴，  
不堪寂寞的殘雪。

明湖夜宿湖畔，數星星看日出與水鹿共眠，看來是Mission Impossible。

稍事休息後，告別向陽山屋，繼續在松林殘雪中奮戰，所幸隨身帶來MP3熟稔悅耳音樂助陣下，有如源源不絕腎上腺素的加持，對疲累的身心不無小補。就在上氣不接下氣，一息尚存之際，忽聞人聲鼎沸，好不熱鬧，爭先恐後的山友擠滿一小山丘，不明究裡還以為是精品拍賣移師山上。原來是地標之一的向陽名樹已到，這形態特別的樹型，其實真正的學名是玉山圓柏。因長年強風吹襲

青春無價溢於言表(三寶與一妞)



下，造就它脫俗不凡，玉樹臨風的枝幹，展現出堅毅的生命力，有如歷盡風霜一美人，吸引著眾山友的駐足留影，我也不免俗地伴她入鏡。

向陽圓柏的到來，代表百岳之一的向陽山已在不遠處，我極目四望這片廣袤的玉山箭竹，夾雜著日前過境寒流帶來厚重的殘雪，台灣高山特有的秀麗草原景觀盡入眼底，一路走來的疲累盡得舒緩，頓時心情如翱翔天際般地快活。

不久來到了三岔路口，一旁的路標顯示左向往陽山，右直下達嘉明湖山屋。老K要大夥卸下重裝，改換輕背包帶行動糧、飲水與相機再上。剛稍喘息還氣喘吁吁的四位活寶，一聽上山後還要原路折返，就意態闌珊，任憑旁人慫恿，就是不為所動，直呼他們情無旁貸，只志在瞻仰嘉明湖。望著

他們看似堅毅的表情，想著他們振振有詞的這番真情表白，似是而非耶的理由，要隱忍不笑也難。然人各有志，本就不可勉強。至於我，固然志在百岳，又可順訪嘉明湖，一兼二顧，於我是何樂不為呢？

向陽山，標高3603公尺，南橫公路埡口段那片最大的崩壁就是它。它西南側大片嶙峋的落石與面向東北的關山大斷崖，剛好遙相對峙。以前路過望向它，總為這大片裸岩危崖感到震懾，戒慎恐懼下深怕一聲喇叭會帶動土石的滾落。而今爬上它的峰頂，環顧四周，群山聳立，磅礴大山景觀與一望無際的雲海，只一個“美”字也不足以形容，與山下所見猙獰的落石、光禿的山容大異其趣。結束了與三角點的合照，感覺滿意一百，因百岳記錄又多了一座。

晨曦照耀下湖面結冰的嘉明湖。



雖然殘雪結冰溼滑難行下，費了一番功夫回到山下，再度重裝上路。此時望向東北方向的山腰，簇簇白雪隨著山勢迤邐而下，難得身處這3000公尺高山的下坡路段，就放慢步調，好整以暇，漫步雲端欣賞這高原、圓柏與雲海吧！不久來到一堆亂石巨塊，正詫異高山上憑空那

來的這些巨石。老K說這就是石洞營地，以前嘉明湖避難山屋未蓋前，山友就克難地以此石窟權充過夜地。林務局所建的嘉明湖避難山屋與石洞營地，相距約3~400公尺，紅瓦白屋矗立在青山松林間很是突兀，先進的太陽能光電板與二巨大水桶，可自給自足，更嘉惠眾多登山客；看到山屋任誰都會精神為之一振，那種感覺與久旱逢甘霖相去不遠。山屋的到來，更意味著本日行程已告一段落，可好好休息、等吃飯與睡覺。而大廚老K也真的信守諾言，變出熱騰騰的六菜一湯，席間宣佈隔天一早二點起床，三點摸黑上路。

山屋遮風擋雨好處多，但它狹窄的空間與通風不良，卻也是不爭的事實。排雲山莊一夜難入眠的夢魘餘悸猶存。所以這次臨睡前，先服了一顆Zopidem。那天晚上竟作了一個奇怪的夢。迷離似幻中來到了嘉明湖，天

看似陽光普照，實際卻是冷到不行的三叉山。



空出現著七彩絢麗的極光，周遭滿佈高大的箭竹與巨石，空氣中卻瀰漫那淡淡的檀香，正遲疑大白天何來的極光，說時遲那時快，大片雪花從天而降，震耳欲聾的閃電夾雜動物的吼叫聲，猛一回神瞥見一頭雙腳站立、黑絨絨的東西，正咧嘴張爪頻頻招手向我示好。本能反應，拔腿先跑，邊跑邊叫「我什麼都有，就是沒有肉。」驚嚇之餘，醒出一身冷汗。這高山之巔的怪夢，隱寓著什麼啓示，我百思不得其解。

這隊零零落落的殘兵行動雖慢，但唯一值得稱許的就是動作一致，大夥如期準時於三點出發。儘管天寒地凍，夜黑風高，藉著天上點點繁星與頭燈，可說是披星戴月亦步亦趨地摸黑前進，竟比預定時間早30分來到三叉山。四下深沈的黑暗加上黎明前要命的酷寒，凍的大家暫時放棄摸黑找三角點，於是下撤到背風面臥躺在半

山腰箭竹叢中，一則避寒補眠享受日出前的寧靜，另則體驗萬物肇始，無拘無束，天人合一的感覺。就像脫掉登山鞋打赤腳貼近土壤，享受與大自然的肌膚之親。

晨曦中的嘉明湖，猶如半掩黑紗的姑娘，隨著日出東方，陽光的位移，嫵媚的蛋形結冰湖面，映照著紅暈的晨光，有如一顆巨型的蛋白石，在陽光下晶瑩剔透，閃耀動人。嘉明湖畔有人「弱水三千，獨取一瓢」煮泡麵，無奈今日湖面已結冰，取水已不可得，只能沿著滿佈礫石的湖邊蹣跚獨行，思及昨日夢境，不見水鹿更甯論台灣黑熊，不覺爲之莞爾。

上拍側照，左照右拍，實在想不出還能怎麼照，於是告別了嘉明湖。此時遙望西北方向的三叉山，如今光

照充足下，不在三角點留影幾張，實對不起千里迢迢走來的雙腿，於是順著前人烙印草原的足跡，再度登上三叉山。三叉山標高3496公尺，峰頂是渾圓的箭竹草坡構成的草原，展望極佳，是一等三角點（意指方圓45公里的眾山以它最高）；但相對地冷風在毫無阻隔下可長驅直吹，所以單站在三角點擺姿式，就冷的直發抖。結束了三角點的合照，吹著口哨走下山，暢快無比的心情，應來自功成而平安身退吧！

有人說過台灣高山四季風華各自不同，春來杜鵑怒放，冬則白雪皚皚又是另番景緻，所以不同季節二度的造訪，感受必然不同。再會了，嘉明湖。

## 好在有老子

◎李剛領醫師提供

老爸帶著小兒子一齊洗澡。父子倆脫光了身子，老爸哼著歌，舒服的享受著洗澡。小兒子一面玩水一面洗澡。洗著、洗著，兒子一不小心滑了一下，幾乎要跌倒了，立時，小兒子反應的順手一抓，竟然一把抓住他老爸的下體。

才穩定，老爸痛得有點不高興，扶著小兒子，說：「幸好你是跟我來，要是跟你媽來，這下非得摔的半死才怪！」